

第三卷 忧乐圆融

庞朴文集

庞朴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卷之三

三



庞朴文集

第三卷 忧乐圆融

刘贻群 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庞朴文集/刘贻群编. —济南：山东
大学出版社，2005.1
ISBN 7-5607-28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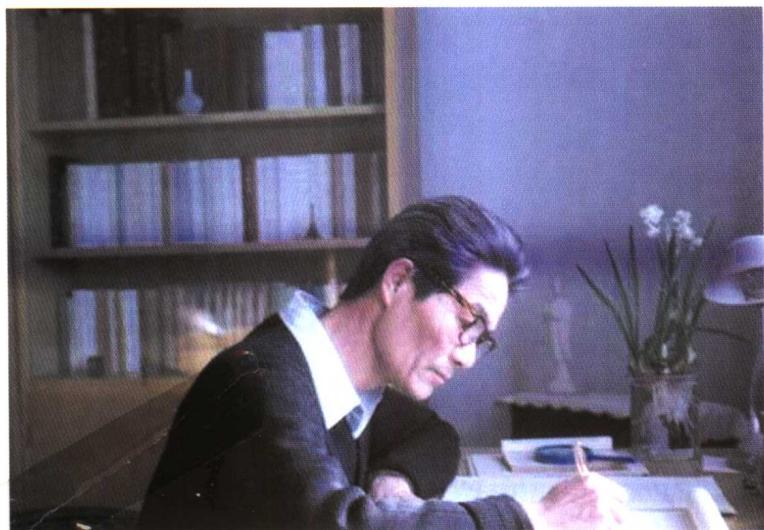
- I. 庞…
- II. 刘…
- III. 庞朴-文集
-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2447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2.75 印张 589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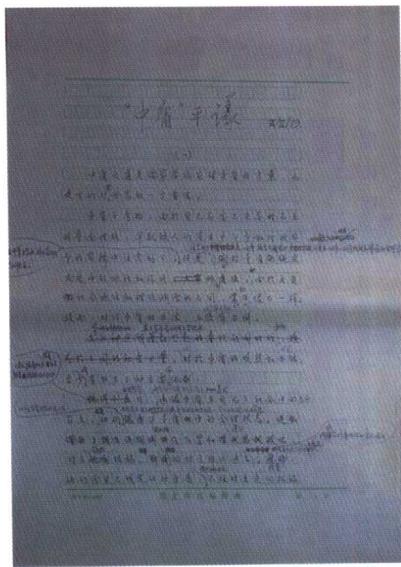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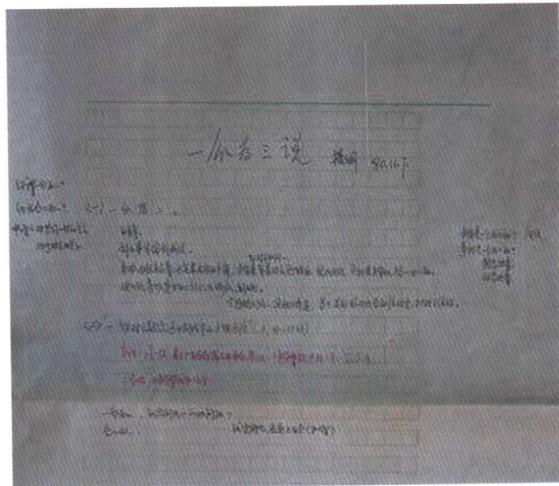
1984年在北京皂君庙寓所



1994年10月于杭州大学



《“中庸”平议》手稿



《一分为三说》发言提纲（1980年11月黄山会议）

目 录

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1)
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4)
中国文化的“再发现”	
——答《北京晚报》记者问.....	(7)
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	(11)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断想	(14)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21)
要研究文化的三个层次	(26)
举世瞩目中国传统文化	(28)
传统与现代化	(31)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35)
当前国内文化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	(50)
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回荡	(54)
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	(57)
文化概念及其他	
——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阮虹同志	(77)
文化是什么	(86)

民族性的再认识

——答《电影艺术》记者荣韦菁问	(106)
论传统	(117)
要加强对文化研究的领导	(140)
人文主义与中国文化	(142)
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144)
“民间文化与现代生活”五人谈	(149)
知识分子与文化认识	(154)
文化的民族性不是封建性	(162)
民族的文化与文化的民族性	
——为《中国文化史丛书》发行而作	(164)
转化传统关键在于分析传统	(169)
应重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	(171)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从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定义谈起	(177)
谈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答《光明日报》记者问	(181)
商品的文化价值	(185)
文化的民族性问题	(188)
用“五四”精神继承“五四”精神	(192)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195)
以“五四”精神继承“五四”精神	(209)
继续发扬“五四”的批判精神	(214)
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216)
中华文化万古常青	
——为“中国与犹太文化今昔国际研讨会”作	(242)
文化冲击与民族意识	(246)
国人与国学	(252)

文化的“热”与“盲”	
——答客问	(254)
经济与文化：一个互动的过程	(259)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263)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的多元化	(275)
争取做一个自觉的精神境界的英才	
——庞朴先生访谈记	(284)
弘扬中华人文精神	(293)
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	
——世界文明走向的两种相反预测	(297)
学术反思与文化“着陆”	(303)
愿 21 世纪不再是某某的世纪	(310)
“文明”界说	(313)
多元世界与儒学精神	(322)
迎接和而不同的新世纪（论纲）	(331)
愿 21 世纪成为人的世纪	(335)
全球化与化全球	(337)
21 世纪与东方	
——在成均馆大学校东 Asia 学院开院纪念会上的演讲	(339)
天 簪	(344)
“山海”经	(346)
象牙塔与商品潮	(348)
鼎折足？！	(350)
断 层	(352)
文 犬	(354)
凉吾凉	(357)
走向“走向”	(360)
我的电脑缘——玩具	(362)

莫称霸	(364)
数典请勿忘祖	(366)
北游记	(368)
童趣	(386)
东游记	(392)
也得注意点训诂工作	(398)
薈下漫笔	(401)
把思路放开些	(417)
读古籍	(420)
科学主义与历史研究	(42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24)
“凌绝顶”与“一长啸”	
——从泰山刻石谈中华精神	(428)
随想五十条	(433)
成语的成和变	(442)
文明与冲突	(445)
仇必和而解	(447)
我与将军的翰墨缘	(449)
艰难的羽化	
——80年代编辑生涯杂忆	(452)
祝《文史知识》创刊	(467)
《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序言	(470)
长城桥	
——序艾姆斯《通过孔子思索》	(475)
《庞朴学术文化随笔》跋	(479)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前言	(482)
《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序言	(484)
《中华文化通志》总序	(489)

《蔚门散思》前记	(494)
跳出一元主义窠臼	
—— 《中国儒学》序	(498)
非僧非道一醉翁	
——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自序	(501)
孔府地租剥削内幕	(505)
公孙龙子研究	(518)
注 译	(518)
考 辨	(554)
批 判	(568)
探 源	(591)
附 录	(607)
白马非马——中国名辩思潮	(629)
引 子	(629)
第一章 名辩思潮	(633)
第二章 合同异派	(646)
第三章 离坚白派	(671)
第四章 墨家辩者	(693)
第五章 余 论	(718)

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问：请您谈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一书的工作概况，谈谈研究文化史的意义何在？

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种种出版物中，有一部部头最大的书，从史前谈到目前，从西方说到东方，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洋洋洒洒，图文兼备，6卷13大册，近7000个页码，有英法两种文本，它叫做：《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这部书酝酿于50年代，1963年开始出第一卷，1976年最后出齐，是为第一版。

我们没有参加第一版的工作。第一版出书后，第三世界和日本、苏联等国学者纷纷提出意见，认为书中有欧洲中心主义影响，未能认真顾及东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作用，要求重写一部真正符合人类发展真相的新书。

1980年，教科文组织为此组成该书新的编委会，由我国和其他二十六国各出一名代表参加。编委们以各自方便的形式，在国内联系一批学者，参与全书的编写、审定工作。我国于今年5月聘请19位知名学者，成立了《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中国编委会。

文化史在中国，并非陌生学科。五四运动以后，我国一些学者曾陆续撰写、翻译有文化学、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上百部。仅以商务印书馆1936～1937年间主编的一部《中国文化史丛书》而论，即包括各种专题文化史书50种；一时之间，蔚成风气。抗

战期间，延安还创办有《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同志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它的创刊号上首先问世的。

遗憾的是，解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除去1979年湖南出了一本《中国文化史要论》（蔡尚思著）外，竟无任何其他文化学与文化史的著作出版。全国数以百计的文史性大小研究机构中，挂有文化史字样的，据说只有两个。这种贫乏荒芜的现象，同我们这个拥有优秀文化传统而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大国的状况，怎么说也是不够相称的。

发生这种现象，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因为，解放前的种种文化学、文化史著作，许多是以文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解放后，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者的指导思想，人们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到社会物质生活和阶级斗争方面，努力发掘构成历史本质而恰恰为前人忽视了的东西。于是乎，各个时代的文化部分，在历史著作中往往被挤到最后而草草一笔，或者连一笔的地位也得不到了。

我们急切盼望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早早结束。要知道，文化，它是每一社会的社会发展象征，是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所在，是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格表现。广义上的文化，不仅限于文、艺、教、科等具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而且包容了人类从野到文、从文之较浅到文之较深的全部进化活动（当然，它是从整体意义上来看待这种进化的，这便使它同各个具体学科区别开来）。文化作为人类的进化活动，日新月异；但同时它又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形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传统力量，给社会发展造成种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

中华文化是世界少数古老文化之一，西方学者曾用“半个世界”来称赞它的影响和价值。解放以来，文化史方面的新资料大量涌现，许多结论在凝固起来以前便被更新的发现所打破，许多成就常让一些最大胆的估计变得保守，许多贡献更使不少世界历

史性的记录瞠乎其后。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学者们去进行研究；而最能了解中华文化价值，最能给予科学说明，最有发言权的，当然还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己。

愿我们拿出足够的注意和力量来，为宣扬中华文化，为继承中华文化，为发展中华文化，也就是说，为了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来关心一下中华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原载 1982 年 8 月 26 日《人民日报》“答读者问”栏）

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一个社会，可以划分为经济部分、政治部分和文化部分；一个国家，有它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面貌；一个民族，少不了经济生活、政治关系和文化传统；甚而至于一个家庭和个人，也有其经济来源、政治地位和文化状况。这是日日可见的普普通通的事实。

三者之中，政治，特别是它的尖锐表现——军事，是一切社会、国家和民族的稳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标志，因而往往吸引住人们的视线，成为历史记述的中心。封建时代的大部分历史著作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一部分历史著作，把政治史、军事史及其有关人物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只看到历史上最耀眼的现象的缘故。

唯物史观指出了经济的决定作用，指出了政治、文化不过是矗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于是，一些先进的、认真的史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开拓出不少前人视而不见的新领域，使历史学第一次变成有规律可言的科学，成绩是空前的。

但是，应该承认，当我们用唯物史观去战胜政治史观，用前人史料去重新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局限于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而对于鼎足而立的文化领域，则缺少应有的重视。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在分析一项政策、一次战争、一场政治运动乃至一个学派兴起和衰亡时，常常只提经济背景和政治背

景，绝少谈到文化背景，大有一谈文化便落入唯心陷阱的隐忧。其实历史事实并不那样简单，唯物史观也并非如此片面。

例如，民族战争，除了企图或反抗经济掠夺、政治奴役外，民族心理因素起着什么作用，又是如何表现的，便很值得注意。变法运动，除了经济动因和政治目的外，孕育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和发动者的文化素养，常给不同的变法带来不同面貌。同是农民革命，或用道教相号召，或用巫术打掩护，或用洋教作旗帜，其对于革命的兴衰胜败，绝不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偶然因素，也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简单外衣。两晋亡于清谈，隋唐勃兴佛学，都不是政治、经济可以径直说清的。小而至于一项技术发明，也是如此：我国古代瓷器制造技术十分发达，但同是只需控制窑内温度和氧化还原时间便能奏效的玻璃制造技术则比较落后，二者的高下，难道与儒家的“温柔敦厚”和道家的“韬光晦迹”之类教义无关么？而玻璃技术的不发达，进而又影响了光学的无成就，当然也是事实。

必须强调的是，注意文化因素不等于文化史观。资产阶级学者提倡过文化史观，他们把文化说成是人类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用文明的划分来混淆社会形态和国家的实质，那是不足为训的。现在西方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又在用“文化”一词来概括人类的全部活动，把“文化”定义为生活方式；在研究历史时，主张抛弃“经济”、“艺术”、“宗教”、“巫术”这样一些历史科学的范畴，白描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各种生活现象，提倡致力于叙说单个社会的文化上的特殊性。他们一本正经地发问道：“一所中世纪的大教堂，把它划为‘宗教’的例证好呢？还是划为‘艺术’的或‘经济’的例证好？”在他们看来，教堂就是教堂，是人们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场所，如此而已。这种只要描述、不要评价，只要现象、不要规律，只要个性、不要共性，只要社会风貌、不要历史发展的研究方法，当

然也是不足取的。

唯物史观是研究社会和历史的真正科学观点和方法。它捉住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也不忽视派生的方面；它重视研究单个社会的特殊性，也强调同类社会和各类社会的共同性；它不拒绝描述具体现象，但这种具体已是经由思维掌握了的具体，它相信只有“被理解了的那样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①。可以肯定，在这样的观点指导下，在对历史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今天，一旦把眼光分向文化领域，我们一定能取得像文化本身一样的五彩斑斓的成就。

（原载《文史哲》1984年第1期“文化史研究笔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1页。